



日譯金庸小說一紙風行

日文版的金庸武俠小說在翻譯過程中亦因文化差異的原因作出部分修改，例如《笑傲江湖》的日本譯名為《秘曲笑傲江湖》，書中的大量古詩詞也因翻譯障礙而被刪除。

譯者岡崎由美說：「翻譯過程中的刪改目的多為更好地迎合日本讀者，令日本讀者可以在明白小說的故事內容之餘，更直接地閱讀小說情節，儘管金庸作品中運用的中國古詩詞富有內涵，但難以被日本讀者欣賞。」

岡崎由美希望日本讀者可以通過金庸武俠相關的影視作品更好地了解中國武俠小說，亦認為，中國武俠小說在日本的發行與流通仍然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間。

1996年第一部《書劍恩仇錄》日文文庫版出版後，很快便告售罄再版。

繼《書劍恩仇錄》之後，依次出版了：《碧血劍》《俠客行》《秘曲笑傲江湖》《雪山飛狐》《射鵰英雄傳》《連城訣》《神雕劍俠》《倚天屠龍記》《越女劍》《飛狐外傳》《天龍八部》《鹿鼎記》。

以上為日文漢字的譯名。2000年前後，德間出版社出版的金庸武俠小說和以金庸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在日本播放，如張紀忠執導的《射鵰英雄傳》、《天龍八部》和《笑傲江湖》在日本放映，引起閱讀金庸小說的熱潮。

日本的精工堂隨後推出了《金庸小說日文版全圖集》。《金庸小說日文版全圖集》，大32開，精裝本，收錄金庸小說日本版所有封面圖、扉頁圖、插圖。

金庸小說插圖的作者李志清精美清秀線條畫風，在日本版《金庸小說日文版全圖集》全面展現，受到日本讀者的稱許。(《走向世界的金庸》，之七)



《金庸小說日文版全圖集》封面。(網上圖片) 作者供圖



文化的河流

上周六很高興的是，第四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終於開幕，這也是香港首次擔任主辦城市。

開幕演出是由好朋友譚盾大師帶來的創新作品《聲音河流》，以電影與音樂交織的創作手法，透過16部電影短片，記錄絲綢之路不同古城正在消逝的聲音、樂器和文化，是一部承載着人類文明歷史的作品，由香港管弦樂團、廣州交響樂團、深圳交響樂團及澳門樂團共同做世界首演，並邀請內地年輕歌手周深做現場演唱。

這樣的創新方式，我覺得很適合凸顯大灣區文化藝術節的獨特氣質，特別是從歷史的角度入手，採用多種手段跨界融合，展現出文化的源流和流動，更能讓觀眾體驗到文化的包容和活力。「聲音河流」不僅是聲音，更是文化的河流，是真正的軟實力，「有容乃大」。我們在文化中穿行，不僅是空間距離，更是從古至今，生生不息。

前一段，湖南衛視的《生生不息》推出了最新一版「家年華」系列，這次的策劃是把中國近當代音樂歷史做了梳理，讓觀眾從這些音樂中體會到「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的道理和情感。比如節目中提到在上海衡山路811號始建於1921年的小紅樓，經歷百年風雨，曾是百代唱片的駐地，我們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就誕生在這裏，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歌星

周璇、姚莉、李香蘭、阮玲玉等也都紅自那裏。節目很多歌星把老歌新唱，讓觀眾特別有共鳴和感動。我很喜歡節目中的一句點評，「什麼是中國的，從時代中走來又歸於新時代」。我覺得這講的既是文化河流的傳承、創新，又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意義。

我覺得香港在發展文化藝術、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時，也應該要有這種思維和格局。很高興，這次特首李家超的最新施政報告中，體現了新思維。他再次強調，提升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未來還要推出「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我覺得現在的特區政府是很重視的，很多措施都大膽去想，有創造性，措施也接地氣。不過我覺得，還需要整個制度相應改變，包括撥款審批的制度和相關委員會，都應有新思路。

文化的河流要真正流動起來，形成和諧的生態，自然需要激活源頭，就是兼容並包、海納百川，真正發揮香港的平台優勢，「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另外管理機制、配套的服務和推廣，就像是河床的地勢，碼頭的設立，也都相當重要。還有一點就是創新融合能力，就是勇立潮頭的勇氣，這點對於參與的每個人都很重要。當然大家都要從長遠考慮，去思考這個問題，現實中取捨和平衡更是一門藝術。



青春時光

這陣子不少影視製作公司都在翻拍多部古裝電視劇，尤以金庸先生(已故)的武俠小說作故事藍本較多，例如《射鵰英雄傳》《倚天屠龍記》。當這些劇集在宣傳推廣及播映時，觀眾的網上評論就會以男女主角或其他角色人物跟舊作作比較，往往都是指他和她的「帥、靚」不符合故事的「人設」，引起不少爭論，使演出的演藝人員及幕後製作人員，倍感壓力！

而年紀稍長的觀眾認為有人「錯點」觀點，他(她)們說：「每看到舊作品，看到的都是我們的青春！事實上，每一代人也有心儀的演藝人切入劇集的角色人物，審美眼光亦隨時代變遷而有所要求，故此大家都不用如此『上心』作『無謂』的爭論，彼此尊重就是最客觀的評價。」資深的圈中人表示：「有了內地的地大物博，劇集要找外景場地就較為容易，特別是景觀及天然光線，減少用於『打燈』所耗費時間，更不用為『搭景』找地方(廠棚)，不過有些部門的工作人員變相多了工夫！若劇集要如期播映，在廠棚搭建布景是少不了的製作安排等，這都是我們要經歷的青春呀！」

娛樂圈被外界形容為「大染缸」，在「染缸」內的台前幕後都是為了「名成利就」，其實任何人在工作上亦是有其目標：「演藝人心理上跟其他人一般無異，對舞台上的演出是有一定的期待，只是期待的不同而已；晚上TVB重播的劇集，大多數人多少也有點想追回昔日的青春感受；至於『大染缸』裏被染成什麼顏色？跟各人的心態有關！有演藝人覺得自己如此熱愛舞台，始終相信舞台是最了解他(她)的，不會被辜負；不過，有時舞台亦會出現讓人覺得『匪夷所思』的事情而失望，可是工作永遠有着令人找到『價值感』的魔力。」

於筆者而言，「同理心」始終是每個人在人生路上必須存在的課程，不管是什麼年代！這樣在生活上大家都會活得「輕鬆自在」很多，只要不影響到別人，選擇任何生活方式又是你的自由，因為這是「群體」的社會，電視劇集或電視節目都不過是人們「娛樂」之一，不需要如此「較真」，不愛看就不看唄！但「回憶殺」確是承載着很多人的「青春時光」。



做教師的母親

母親在山村小學教學時，才20幾歲，學校沒有建起來，借用大隊閒置的房屋當教室，夏天漏雨，冬天漏風。那些學生也特殊，是母親一家一戶動員過來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為了普及教育，安排一些有經驗的老師去山村任教，幸而那時的人有覺悟，每村都有一位明理的大隊書記，先給安排教室，再請人領着教師一家家走訪。

那時孩子多，每家都有六七個，遺憾的是，有些家長認識不到讀書的重要性，認為即使沒文化，孩子也照樣下田勞動，於是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年齡小的缺乏學習興趣不想去，年齡大的家長不讓去，特別是女孩子，被要求留在家中幫着照看弟弟妹妹。母親不知走訪了多少戶，最終招來二三十個學生，有的剛適齡、有的十三四歲，都是半大姑娘和小子了。

年齡大些的學生，後來學習成績都很好，他們是跳級讀完了小學，再到公社中學讀初中、高中課程。適齡入學的，年齡也就七八歲，正好從一年級讀到五年級，同在一個教室裏，母親一人分別承擔一至五年級的課。在當年，這種班叫作「複式班」。五年後，這些學生也順利進入中學讀初、高中，有的甚至考上了大學。

我上小學的時候，母親已經從山村小學調到公社中心小學執教了。她也讓我去跟讀，說是去上學，其實就等於讓我進了一個能讓她省心的「託兒所」，不過，她對我的作業查得還是嚴格的。學

校裏，低年級的學生大都以石板為桌，坐的是從自家帶來的小板凳，板凳上刻着我們自己的名字。

我不太喜歡自己的名字，覺得女同學中有些名字就很好聽，像芬、芳、花什麼的。我在一本《新華字典》裏，查到了許多美好的字，想做自己的名字，但始終沒有得到父母的許可，因為，我大姐叫「華」、我二姐叫「珍」、我叫「明」，妹妹叫「春」，把名字聯起來，就組成了「華麗珍貴明媚的春天」這樣的句子，它寄託着父母的期望，怕破壞了這麼美好的寓意。

我12歲那年，因為一場病，不能說話，只能靠寫字條與人們交流。不能與人去交流，就不能去上課，多虧有個當教師的母親。她每天親自給我補習功課，周末，還把我的任課老師請到家裏來補課。那時的人樸實，老師們不但不推脫，還將補課變成了爭先恐後的活動，把母親感動得不行。平日裏看去威嚴的老師們，給我補課比在課堂上顯得更親切。

我上小學的時候，母親給我立了個規矩，在學校裏不許叫她媽，而是像稱呼其他教師那樣叫老師。因為母親姓賀，我故意把母親的姓加在「老師」的前頭，於是「賀老師」便在同學們間傳開了，也傳到了學生家長的耳中，但他們叫起來又有所不同，按照當地的口音，從鄉親們嘴裏發出來的「賀老師」不像「賀老師」，更像是「何老師」。

我母親一向不喜歡在人前標榜自己，更不願意我寫她，在以前的文學作品中，為

了不讓喜歡讀書的母親看到，我都把母親寫成「何老師」。冬天的早晨，母親一般到學校很早，那時的家家戶戶還沒有開門。鄉下的冬天，人們早晨起得很晚。或者已起床，慢吞吞地在升火做飯。在那個年代的鄉下，生活節奏很慢，慢得像屋頂上裊裊的炊煙，半天才陸續飄散。

我家住的那個院落是公家的，被破舊的民房圍繞着。一人多高的院牆，北面有一個大鐵門，是正門，南面朝東有個小偏門，因為我家住得近，方便得就像給我們家開的。出了門往南，一溜下坡是一片菜地，再往南的低窪處有一片荷塘。陰雲的天氣裏，荷塘邊多是蜻蜓，漫天漫地地飛舞着，我們就盡辦法捉蜻蜓，有的菜地就讓我們踩壞了，大人們發現了便會罵幾句，說我們「作孽」。「作業」兩個字在當地，就是不務正業的意思。

母親每天晚上，需要到學校批改學生的作業。母親的人緣極好，每當從鄉鄰的門前走過，女人們總不忘和母親打招呼：「何老師，這麼晚了，做什麼去？」母親於是就回答，去給學生批改作業。她們很是奇怪，先是愕然，而後有一種從眼角的皺紋裏一點點展開去的釋然，從此她們再見了母親，便換成這麼問了：「何老師，你作業去呀？」

55歲時，母親退休。30多年後，85歲的母親榮獲教育部頒發的「扎根鄉村教育三十年」榮譽證書。母親戴上老花鏡，愛惜地看了半天，然後把證書交給我，讓我好好收藏着。那大紅的封面，彷彿是提醒我，時光如梭，歲月匆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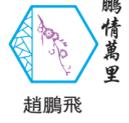
動植物公園

一百五十年。很羨慕香港的小朋友，在寸土不止寸金的中環，居然有這樣一處認識植物親近自然的去處。除了種類豐富形態各異的植物，園中的動物們也生得很好。一大群顏色鮮艷的美洲紅鸚，擠在水裏搶食，靈動養眼。兩隻長腿紅冠的丹頂鶴，倩影婀娜，姿態飄逸。還有那些形態各異的猴子，有十多個品種之多，一次看過，很開眼界。很可惜，繼本月中旬一日內有8隻猴子意外死亡，接連又有4隻不幸接連死亡。康文署說，猴子的死亡，可能跟感染了類鼻疽引起敗血病有關。本月初園方修繕灌溉花木的喉管時，曾對猴子籠舍附近的花床底進行翻土，懷疑園區工作的工人，鞋底沾了帶有病菌的泥土走進猴子所居的籠舍所致。

雖是意外，卻仍不免讓人唏噓。每年秋冷，香港人舍近求遠跑去元朗大棠看楓葉。殊不知，在動植物公園裏頭，就藏有一條楓香大道，兩旁的楓香樹，高大秀美，出塵超逸，稍稍沾染一些秋色，就很很有味道。在毗鄰已連拿利道的出口小門邊，還有一棵樹齡百年的白蘭，高大挺拔，冠幅遮天蔽日，已載入《香港古樹名木》。我孤陋寡聞，之前真沒有見過如此高齡的白蘭。



●早前在香港動植物公園拍攝的猴子雕塑！ 作者供圖



峇里自由行

住在港島西邊的時候，動植物公園是最常去的地方。每次跑步回來，從花園道一路上去，都要拐進去踹一圈。以至於公園裏哪個地方有棵什麼植物、哪棵植物大約哪個時段進入盛花期、哪棵植物極為罕見值得一觀，都能形成一套私家推薦貼士。香港動植物公園有1,000多種植物，難得的是讓植物們都盡可能在一種自然生長的狀態下，呈現出原本的樣子。除了身嬌肉貴的蘭花有專門的花房，需四時控溫控濕，其餘的植物都在雨露均霑的大天裏，茂盛或是枯瘦，茁壯或是羸弱，公平接受命運垂憐。

第一次看到可可樹結着一個一個金黃色壯如紡錘的果子，就是這在裏。一度手癢，恨不得摘幾個回去，試試能不能做出朱古力，道德約束之下，還是收手作罷。溫太醫說男女歡好，有時候不必動情，只要將依蘭花和蛇床子製成香餌，在房中焚燒即有奇效。駐足動植物園的依蘭花樹下，看着嫩黃色絲帶狀扭曲下彎的依蘭花簇擁枝頭，散發出濃郁香味，居然真的升騰起一股暖味。造化神奇，終究為人性所驅使，也不知是幸還是不幸。極為罕見的金花茶，在植物園的茶花園裏也有一棵，也只靠近了皺起鼻子嗅上一嗅。

二三月，從中環花園道的入口一直往上，小

徑兩側的杜鵑花，開得密不透風。杜鵑花開也分大小年，我見過開得最好的一次，是疫情第一年春天，幾十米長的一條路上，一人多高的杜鵑花，棵棵從頭開到腳，用燦若紅霞形容已嫌不足。甚至都有些貴州畢節百里杜鵑盛開時的陣勢。我極喜歡的是一棵繡球樹，長在噴水平台旁的涼亭邊。樹身不過碗口粗，樹冠亭亭如蓋。每年春夏之交，樹上碩大的花朵，好似百摺千層的宮燈，一盞一盞，懸掛在羽葉對生的淺綠裏，甚是好看。香港真是塊風水寶地，我算是半個植物發燒友，平素所見植物也不算少，但這樣的木本繡球樹，也只見過這一株。非洲芙蓉不算名貴，動植物公園這一棵生得特別好。盛花期，伏在花下仰頭往上看，成千上萬朵杏黃蕊粉花瓣的花朵，倒吊下來，蔚為壯觀。

除了海灘，峇里的內陸地區也同樣壯觀，烏布的梯田被譽為是世界上最美的田園風光之一，翠綠的稻田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令人陶醉。現在可以選用電動單車、越野車等等上梯田，亦開了很多餐廳，供遊人光顧。峇里的寺廟更是不可錯過的景點。最著名的如海神廟(Pura Tanah Lot)和巴杜爾寺(Pura Besakih)，這些寺廟不僅是宗教活動的中心，更是建築美學的代表。特別是在日落時分，吸引了無數攝影愛好者。峇里的美食同樣令人垂涎，當地的料理以新鮮的海鮮和香料為主。峇里島的特色菜如巴比古林(Babi Guling, 烤乳豬)、沙爾巴拉(Sate Lilit, 魚肉串)和納西岡(Nasi Campur, 混合飯)，不僅味道鮮美，也展現了當地人對食材的用心和對烹飪藝術的熱愛。現在用了Grab，無論叫車或外賣，都更方便，令峇里也愈來愈適合自助遊了。



關注情緒問題

最近忽然很貼近幾個為情緒病人出心出力的團隊，使我這個也是情緒病人的家屬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了解！

這些團隊包括陳德森導演，他自己多年前受情緒困擾，工作生活未能平衡，因為工作、因為電影《十月圍城》，令他走不出自己的情緒壓力，而患上抑鬱症，中途要由其他拍攝幫他完成工作。這些年他寫下了有關抑鬱症的書，一直關注抑鬱症問題，近期千辛萬苦用盡所有製作了一個「好心情」的訪談節目，得到很多各行各業的人支持，特別是演藝界的朋友，他們都發聲支持，希望令更多的人關心情緒問題！

內地香港的演藝人齊發聲，提醒大家要注意身邊周圍的人，要日日好心情才能夠健康地生活落去，包括有甄子丹、李冰冰、周迅、薛凱琪、余詩曼、馬德鐘、古巨基、肥媽、黑妹、陳奕迅、徐天佑、陳欣健、黃百鳴、張兆輝等等，他們都曾經承受過不少的精神壓力，都在壓力中尋求解決方法，同時會特別容易理解這些年情緒病的種種！陳德森和各受訪者都希望大眾能認知抑鬱症的徵兆、治療方法、自我管理技巧，而進一步消除相關的誤解和恐懼！「好心情」這個訪問節目，大家可以到YouTube觀看，從

而增加對此病的了解，發揮正能量去宣揚，做好預防，幫助有抑鬱症的人。

與此同時我又參加「心晴行動：綠路同行20載」慈善晚宴，有機會見到此行動的發起人林建明(大姐明)，她精神抖擻地出席，並與大家分享20年這個有意義的行動和收穫的成績。大姐明在2004年成立心晴行動慈善基金，見證了社會對精神健康的日益重視。20年來他們的宗旨由教育、服務、推廣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令有需要的人能及早尋求適當的治療和幫助，使患者得到盡快的康復！

情緒病是社會病，且是隱藏病，病人自己都不易發現，不少病者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亦有患者拒絕協助，令其影響周邊的人而不知，好容易發生不可思議甚至不可挽救的事。所以情緒病是必須正視、必須得到幫助！



●大姐明得到夫婿曾展章的關愛、支持，情緒問題因而得到更好的照顧！ 作者供圖



峇里自由行

峇里島，這個位於印度尼西亞的熱帶天堂，以其獨特的自然美景、豐富的文化和熱情好客的居民而聞名於世。朋友剛去，到處都是一家人，原來因為歐洲和澳洲都在放秋假，所以孩子不用上課。在香港出發的航班上，多是歐洲人，雖然是西方面孔，但都不是說英文的。

峇里對外國人而言仍然非常吸引，無論是壯觀的海灘、稻田梯田，還有迷人的寺廟，全都為遊客服務。這裏有着絕美的海岸線和清澈的海水，朋友去了浮潛，雖然比宿霧的魚少，但也十分漂亮。

在這些美麗的海域中，浮潛是一項特別受歡迎的活動。峇里的水下世界擁有五彩斑斕的珊瑚礁和各式各樣的海洋生物，無論是熱帶魚、海星，還是海龜，浮潛都讓人有機會與這些奇妙的生物親密接觸。浮潛時，清澈的海水讓人能夠輕易地觀察到海底的景象。